

马一夫 厚 夫 宋学成 主编

LU YAO JI NIAN JI

路遥纪念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一夫 厚 夫 宋学成 主编

LU YAO JI NIAN JI

路遥纪念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遥纪念集/马一夫, 厚夫, 宋学成 主编.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219 - 5

I. 路… II. ①马…②厚…③宋…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897 号

责任编辑: 李建军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周小滨

路遥纪念集

Lu Yao Ji Nian 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4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插页 2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978 - 7 - 02 - 006219 - 5

定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追怀文学的献身者(序一)

何西来

今年是路遥去世十五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了一本《路遥评论集》之后,还要再出版一本《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领域的功勋出版社、权威出版社,如此隆重地纪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当代作家,并不多见。这也证明了路遥生前贡献的巨大,反映了他在今天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路遥纪念集》是路遥研究会和延安大学文学研究会具体策划,由马一夫、厚夫和宋学成主编的。上个月,在书稿打出清样之后,主编和出版社的责编邀我作序,并将有关资料送到我家。我知道,他们这是对我的尊重和高抬,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水平,堪当此任。但是还是一口答应下来。这固然因为用我们家乡的话来说,不能“不识抬举”,另外,也还因为:其一,路遥是我们家乡的作家,是黄土地的儿子,是父老乡亲的骄傲;其二,我特别喜欢路遥的作品,对他的人格和他所坚守的、追求的人生理念及现实主义的方向,有一种出自内心的共鸣;其三,延安大学是路遥的母校,已经建成为路遥研究基地。上世纪五十年代延安大学组建时,我的几位同窗,也是要好的朋友,去做草创工作,筹建中文系,后来便留下来工作,直到退休。他们都是路遥的老师,路遥去世后,他们也都体验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怆。另外,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便应聘兼任延安大学的教职,那时路

遥已经成名。因此,无论从我与他们中文系老师们的友谊来说,还是从我作为多年延大兼职教师的身份来说,我都有责任、有义务为他的纪念集写序,不能推辞。何况,也确实有许多话要说。

—

我与路遥的个人交往并不多。知道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正是文学提领风骚,产生轰动效应的特殊时期,路遥也因其《人生》的问世而名满天下。看了《人生》,我颇为惊异于作者观察生活的深致,视界的开阔,笔力的沉着与大气,为秦地涌现出这样一位潜力巨大的年轻作家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家母健在时,我每年都要回陕北探望。只要到西安,母校西北大学和建国路作协是必去的。到作协,则一定到《延河》编辑部看看。对《延河》,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第一篇研究当代文学的论文就是在这里发表的,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母刊”。初次见路遥,就是在《延河》编辑部,人家给我介绍:“这位就是路遥,小说组组长,《人生》作者。”他个头不高,敦实,属于如巴尔扎克那样的精力充沛的麻袋样体型。还有几次,在西安作协的院子里碰到,握手,问好,没有深谈过。1991年春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且荣登榜首。路遥来京领奖后请评论家朱寨、蔡葵,还有多位在京的陕西文学界乡党吃饭。那家餐馆不大,在台基厂的路南,是那一带有点名气的餐叙聚会场所。路遥很高兴,但却没有明显得意神色,也不张扬。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陕西乡党们特别热情,说他首获茅盾文学奖,为家乡争了光。一个个表现得比自己获奖还上劲。路遥很感动,抱拳相谢;特别对作为评委的朱寨、蔡葵,表示了真诚的感谢,谢过他们的全力扶持。朱寨是当代文学界的前辈,他说,还是路遥的作品写得扎实、过硬,有眼光、负责任的评委,是不可能不投他一

票的。朱寨本人出生于一个山东贫苦的农家。抗战初期参加革命,奔赴延安,在桥儿沟的鲁艺文学系与冯牧、贺敬之同学,是何其芳的高足之一。他还做过桥儿沟的副乡长。1945年随军赴东北开辟根据地,以政委身份,做了黑龙江省甘南县的第二任县委书记,勤政爱民,人称“朱政委”,至今为那里的老百姓所系念。所以,他对从陕北清涧山圪塔街的贫苦农家奋斗出来的路遥,对于路遥笔下为改变自己命运而进行悲剧性奋斗的年轻的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们,抱有特殊的感情。他对《平凡的世界》的肯定,在评奖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不想那次餐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路遥了。他正经历着人生的和艺术的高峰时期,可惜为时过于短暂。次年,便有他肝病住院的消息,不久便传来文星陨落的噩耗。天妒才能,我只能喟然长叹,悲惋不已。现在为他的纪念集写序,虽然光阴流转,已是十五年后,但当年的这种意绪,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二

我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路遥纪念集》的全部文章。这虽然如编者所言,只是一个选本,但因为资料搜求上用力颇勤,故作者面广,代表性强,是路遥研究的一项很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一向很讲究“知人论世”。这与儒者重视人格的修养,强调积极用世的观念、经世致用的文风,一句话,强调入世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知其人而评其文,把人品和文品统一起来观察和思考,成为千古以来文学批评的通则,也是最有价值的文论传承。鲁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认为文学作品在真实地反映客观事象、描写社会的众生相的同时,也表现着作家的主体人格。在文学批评上,他是“五四”那一代作家中强调人格强调得最多的人。他一向主张,评价作家

一定要顾及他的全人和全部创作。路遥积极入世,秉持严格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有坚强的主体人格意识,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对象化到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去了。他的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存在的方式。因此,要准确评价他的创作,就必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生命历程、他的人格,而《路遥纪念集》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提供的,正是这方面的资料。

这些纪念文章的作者,涵盖面极广,有路遥的文友,包括陕西的和全国各地的老、中、青几代作家、评论家;有路遥的同学和朋友,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同的界别;有路遥的亲属,如他的弟弟王天乐;还有路遥的领导等。他们都是路遥作品热情的读者,都与路遥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的纪念文字,各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自己与路遥交往的故事,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鲜为人知的资料,还有不少生动、具体的细节,合起来,可以作为多人书写的路遥传记读。然而,这些文字又不是纯客观的书写,而是在路遥早逝后出于怀念、出于惋惜,或出于崇敬、出于爱戴的追忆性文字,故多带哀痛的情感色彩。这就是说,《路遥纪念集》为我们所提供的传记材料,是从多棱多面的心灵镜体上见出的,它在给予我们有关路遥本人的诸多传记性资料的同时,还提供了这个与他有过直接交往的特殊人群、特殊接受者对他为人和创作的评价。

读了《路遥纪念集》中这些满含真情,杂着泪痕的文字,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路遥,便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他的为人,像他的作品一样,给活着的人,给万千读者提供着人生的和艺术的启迪与哲思,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巨大冲击与震撼,促我向上,催我自强的,则是以下诸端;

其一,路遥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悲剧性地印证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那条残酷的规律:蚌病成珠。即,好的文章,都是由作者所经历,所体验的苦难凝练升华而成。这条规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被钱锺书先生做了淋漓尽致的经典

性发挥,为“左”祸弥天和十年“文革”浩劫后文学创作和复苏与繁荣,为理论批评对新起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阐释,提供了学理的支持与武装。自古欢娱之辞难工。路遥有一个苦难和饥寒的童年,青少年时代也坎坷多难。苦难给了他磨炼,铸造了他的性格,也成为他创作灵感和人生动力的最初的源泉。苦难给了他才名,也正是苦难结束了他的生命。

其二,作为生命的个体,作为人,路遥具有坚毅的性格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这种坚毅,一是源于他的故乡陕北黄土高原上艰苦的生存条件所形成的农民吃苦耐劳的传统;二是源于苦难生活的锤炼;三是源于他自己和他们那一代有知识的陕北农家子弟,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走向现代文明,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和理想;四是源于他所自觉到的对故乡,故乡人民,乃至对国家和民族所承担的责任。

其三,路遥具有开阔的视野,宏大的胸襟,是一位思想者。国运民瘼,五洲风云,都是他所关注的。他是在清晰的历史坐标上,把握自己的行动方略和笔下人物的命运的。平常每到一处,他首先如饥似渴寻找阅读的就是《参考消息》;对于国家大事,国际动态,大到形势,小到事件,他总能提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乐此不疲。许多纪念文章都追忆了他在这方面的热情,细节与场景。不少朋友甚至认为,他具有许多可贵的政治家的气质与品格,只是天不作美,际遇不佳而已。不得政治人物的风云际会,未能立功于政坛,退而得其次,乃以立言而铸造生命的辉煌。史家讲才、学、识,路遥是有识的作家。以识统率才、学。这识,是指历史见识,而处于历史见识核心的,则是他的政治见识。这也是他为写作《平凡的世界》做准备时,要把十多年间的报纸逐日研究,进行排比,并做详细笔记的原因。他也因此在对历史脉搏与人物命运的走向的把握上高出许多同辈作家。

其四,路遥在他们创作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守了经典现实

主义的立场。几乎所有纪念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记叙或印证了这一立场。他是农民的儿子,陕北那一块高天厚土的儿子。那里属秦之上郡,秦地民风尚实,传承久远。他视为导师和先辈,又是他们陕北老乡的柳青,就是上一世纪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宗师,路遥在文脉上,可以说与他有着直接的承传关系。在我看来,陕西有一个以柳青的名字为标识的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风格流派。这个流派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有清晰的艺术承传,都对生活在周秦故地的农民的历史命运有浓得化解不开的牵系,有真实得让人颤栗的历史描述。路遥和陈忠实则是这个流派在柳青身后最杰出的代表。柳青写了上世纪中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陕北和关中腹地农民的历史命运;路遥书写的则是上世纪中后期陕北农民,特别是他们的子弟的历史命运;陈忠实却以更为开放的大文化的眼光,回叙了世纪前五十年白鹿原上农民的历史命运。这个流派的成就,可以反映上一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小说是假定的艺术、虚构的艺术,但却需要小说家绝对的真诚,路遥正是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伟力,一在全身心真诚的、无保留的投入,二在对描写对象的尊重,笔下的人物、细节、语言、心理活动等,都是他亲见过、体验过、深思过的,都是曾有的实事的提炼,或会有实的情的合乎生活逻辑的演绎。他写了苦难,更写了奋进与坚持。他的现实主义是给人以理想、以希望、以力量的现实主义,有他自己在。

其五,路遥是极为罕见的文学事业的献身者、殉职者。他常引柳青“文学是愚人的事业”的名言勉励文学的爱好者,也以此自策、自励。不少纪念他的文章都很生动地谈到了这一点。他常劝一些文友,别把身体看得那么重,别太在乎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他以“像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为座右铭。然而牛要吃草,要休息,土地也需要施肥,需要休耕。而他却不注意营养,不注意休息,饥一顿饱一顿,即使在《平凡的世界》

界》写作最较劲的高强度的劳动中,人们也常看到他只是一手掐俩馒头,一手捏一根生葱,对付着塞饱肚子拉倒。长期地,超负荷地写作,严重透支和损毁了他的健康。知道患病之后,不仅没有休息、就医、调养,反而强化了写作劳动,加速了写作进程,说是要记取《创业史》没有写完的遗憾。然而《平凡的世界》,以及接着的《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确耗尽了他的生命。他是在登上文学的一个新的高地,赢得了胜利之后,像战士那样,手握着战旗倒下的。他是用生命铸造了自己的文学的辉煌,用牺牲完成了在人类文学事业的无限攀登中,世代接力中,属于自己的一棒。他的作品,他的人格,就是一面文学的战旗。

相信人们一定能从《路遥纪念集》的阅读中得到更多的启迪,人生的和艺术的。

三

《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是青年大学生中最受欢迎,阅读范围最广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它已是出版社的畅销书,每年印刷,常印不衰。作家的生命,不以其存在的生理年龄为限。他的作品,就是他生命存在的方式,只要这作品还在流传,还在被万千读者所阅读,还在实现着与读者心的沟通与交流,他就仍然活着,仍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路遥正是这样。路遥被称为“用生命点燃精神之火的人”。路遥不仅点燃了自己的精神之火,而且将这火传遍人间,使读他作品的人一起被点燃,特别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

路遥家乡人并没有忘记这个为他们争了光,让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儿子。叶广芩在《清涧路上》写到的那块立在公路侧旁非常显眼地镌刻了“路遥故里”四个遒劲大字的高碑,我是2002年返陕,随北京陕籍作家回乡团北上榆林时看到的。便与同车的

王巨才谈起路遥的话题。巨才是陕北人,又长期在陕北,特别在延安做领导工作,后来调省上做宣传部长,主管文教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一路上听他讲了许多路遥的故事,使我对于作品之外的路遥,有了较多的了解,知道了他的某些颇有特点的出身、行状和性格。自延安南下壶口时,又得以与曹谷溪同行,他被认为是路遥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多年保持了与路遥在师友之间的关系。他与巨才,都是给过路遥帮助和支持的人。他也给我介绍了不少路遥青少年时代的遗闻轶事,谷溪的坦荡、爽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路遥的母校延安大学,也是以他们培养的这颗文坛巨星而倍感光荣。申沛昌先生就是当年力排众议,把路遥招进延安大学的伯乐,如果不是他慧眼识珠,坚定地起路遥于草野之中,让路遥走进高等学府,接受科班的文学教育,那么,路遥的人生就会是别样的。路遥的精神,是陕北黄土高原的文化精神,是延安精神,延安大学的教育精神培育、熏陶、铸造出来的。延安大学把路遥的灵柩自三兆迁回学校东南侧的文汇山上安葬,就是一种象征。那是日出的方向,让路遥永远从那里眺望母校的校园。

去年清明节,我随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一批陕籍文友,返回延安大学,为路遥在校园和文汇山上的花岗石雕像揭幕,并祭扫如仪。当时,我感受最深的就是:

路遥仍然活着,活在延安大学,活在陕北,活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的心里。他的性格,就是陕北人最可宝贵的性格,他的坚毅奋进,永不言输的形象,就是黄土高原的形象,就是本世纪正在重新崛起的中华民族的形象。

感谢本书的编者和出版社责编给我这样的机会,使我有可能会讲了以上的话。

是纪念,也是回报(序二)

白 烨

从1992年到2007年,路遥离开我们已整整15个年头了。

15年,我的感觉是:路遥远离了我们,路遥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已见不到那个朴实又健硕的汉子,看不到那张黝黑又亲切的脸庞;但有关路遥的作品,路遥的影响,路遥的精神的相关话题,又经常不断地在我们耳边回响。他是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我们之中;他是以精神的姿态,存活于我们的心间。

是的,文学的和精神的遗存,是路遥留给我们的最好的财富。而这既表现在他那为数不多却常读常新的系列作品之中,还表现在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所秉持的理念,所坚守的精神之中。有关他的这样两句话,我记忆深刻,并深为首肯。一句是“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一句是“像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路遥精神的绝好写照,而这显然既是文学层面上的,又是人生意义上的。

一个作家离世15年,还能让人们念念不忘,甚至在读者中热度不减,这与当下文坛一些作家很难为人喜欢和被人记住,构成了何等巨大的反差。路遥在世时的写作和离世后的作品,都不曾被人们冷落,毫无“边缘化”之虞,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省思的。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作为作家的路遥,从不游离于生活,从不疏远于时代,从不自外于平民,他自然而然

地置身其中,理直气壮地为他们代言。因为“生活之树长青”,所以路遥作品常新。这是路遥至今为人们所不忘、所喜爱的根本因由,也是他的文学追求留给当下文坛的一个有益启示。

当然,我们今天怀念路遥,追思路遥,也要记取路遥应有的教训,更要反省我们作为朋友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在文学创作上过于忘我、过度投入的朋友,在后期的创作尤其是《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中,几乎豁出去了,玩了命了。对于他的这种近乎自戕的行为,我们之前所知不多,之后也少有劝诫。他的英年早逝,当然主要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劳与过累,但作为他多年的朋友,我总觉得关切不多和尽力不够,似也存有着一定的责任。

我知道自写完中篇小说《人生》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路遥便开始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创作准备。他重返陕北故里,深入农村体验当今农民的生活,走访城乡了解乡镇经济的发展,这种生活的积累和情感的积蓄到1985年变成一种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后,路遥便打点行装,躲进渭北高原一个偏僻的小山沟,在一间小茅屋里开始了《平凡的世界》三部曲的艰苦营造。此间,有人从陕西来,说起烟瘾极大的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买了许多烟,全都撕开烟盒,把烟散放在屋子里任何能随手拈来的地方,以便不因烟的问题而使写作有所中断。还说,他写到一些重要的部分时,废寝忘食,笔走龙蛇,稿页从桌上纷纷散落到地上,而当他停笔之后去收拾这些散稿时,竟爬到地上无力站起身来。这些事情,朋友是当趣闻讲的,我听了以后,心里却有一种深深的感动与悸动。正是在这样忘我的拼搏之下,1986年夏,《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稿;1987年夏,《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1988年夏,《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完稿。洋洋一百万言的《平凡的世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接踵到了读者手中,这要是没有一种对当代生活的赤诚挚爱,没有对小说艺术的痴心迷恋,真是很难以想象的。

写完《平凡的世界》，路遥如同终于扑倒在马拉松终点线上的长跑者，几乎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他在1989、1990两年间吃了数千块钱的药自不待说，心力与精神的疲惫不堪更是难以恢复过来。他无心也无力干什么，即便是到作协大院的门房看报或与朋友聊天，他也常常不能自持地犯困、打盹，甚至坐到哪里就眯到哪里，以至在一个时期被陕西作协大院誉为一大景观。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里付出的，实在太多了。同这种巨大的代价相比较，他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委实是一个小小的补偿。但这种荣誉对路遥依然很重要，它毕竟表明：严肃的文学创作必将得到文坛和社会的首肯，生活最终不会亏待那些为生活呕心沥血的人们。

那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因为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种种原因，竞争十分的激烈。《平凡的世界》能不能最终获奖，朋友们都在心里捏了一把汗。我记得在评委们刚投完票，有了结果之后，先是蔡葵从评奖会场出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轻声告我刚刚投完票，《平凡的世界》评上了。稍后，朱寨又出来给我打电话，说《平凡的世界》得票第二高，获奖没问题了。我说，不会有什么变化吧，他说还要报中宣部审批，一般不会有问题。我说那我就告诉路遥了，他说当然可以，并代我们致贺。于是，我即刻从单位骑车赶到附近的地安门邮局，兴冲冲地去给路遥打电报。记得电文是这样写的：“大作获奖，已成定局，朱蔡雷白同贺。”这里的“朱”是朱寨，“蔡”是蔡葵，“雷”是雷达，“白”是本人。这个电报当年下午就到了陕西作协，据路遥事后说，那天下午，他在家坐卧不宁，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我打给他的报喜电报。他兴奋地要跳了起来，想找人分享这份喜悦，可那时的作协大院一片寂静，连个过路的都没有。他只好把这份喜悦收在心底，独自品味。后来，他来北京领奖，

到北京的傍晚就给我打来电话,我约了雷达赶到他下榻的华都饭店,三人不坐沙发,不坐床榻,就在地毯上席地而作,促膝畅谈,那种率性、土气又亲切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个时候的茅盾文学奖,奖金只有5000元。领完奖,路遥约了在北京文学界的陕西乡党在台基厂附近一家饭店聚餐庆贺,因不断有人加入,一桌变成两桌,两桌又变成三桌,结果一顿饭把5000元奖金全吃完了。

《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当然是对路遥辛勤劳作的一种回报,但最好的回报,应该还是来自读者经久不衰的欢迎,来自底层热度不减的喜爱,这种持续又热烈的阅读回馈,最为难得,也最为可贵。

正因为路遥的这种历久弥新性,从多方面感知路遥其人其文,既为当下文坛所需要,更为广大读者所需要。所以这本《路遥纪念集》编辑与出版,正逢其时,恰为其用。我大致浏览了文集中几个栏目的篇什,感到这些来自路遥朋友与亲友的记事记感文字,给我们多角度和多方面地再现了一个繁复又浑厚、真实又鲜活的路遥;这些有备而来和有感而发的文字,对于走近路遥其人,理解路遥其文,都有着不少的裨益。而把这些文字连缀起来,则可以影射出三重路遥的形象:文学的路遥,人生的路遥,精神的路遥。而这与其说是对路遥的纪念,还不如把他看作是对路遥的回报。

我还比较满意的一点,是这本书的编者的姿态。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现象,就是一些文坛名人去世之后被一些人以各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炒作,让人不难看出背后的别有用意,那就是在把当事人“时尚化”、“商品化”的过程中,加大某些人借以扬名和获利的筹码。而这本《路遥纪念集》的编者与此做法完全不同,他们真诚地还原路遥,虔诚地怀念路遥,可以说是照着路遥的气格来弘扬和传承路遥的精神。这是我最为欣赏的,也是路遥的在

天之灵足可欣慰的。

是为序。

2007年7月15日于北京朝内

目 录

追怀文学的献身者(序一)	何西来 1
是纪念,也是回报(序二)	白 烨 9

一、平凡世界写人生

路遥的大学生活	白正明 3
坦诚的朋友	刘 路 7
一名真正的矿工	黄卫平 11
“文章憎命达”	
——忆路遥二三事	王 愚 15
我所认识的路遥	畅广元 19
回忆路遥	闻 频 22
漫忆路遥	汪 炎 27
那空荡荡的椅子	
——悼路遥	吴祥锦 37